

“读·品·悟”微型小说系列



上卷

WEIXINGXIAOSHUOXINSHIJIE

微型小说 新世界

□ 胡永其 文春/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WEIXINGXIAOSHUOXINSHIJIE

微型小说 新世界

□ 胡永其 文春/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型小说新世界/胡永其等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647 - 925 - 4

I. 微… II. 胡…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534 号

书 名：微型小说新世界·上卷

编 者：胡永其等主编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30

印 数：1—5000 册

字 数：54 万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全二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647 - 925 - 4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号码：0791 - 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被誉为“朝阳文体”的微型小说，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崭新气象，本书集中展示了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收入的250篇作品中，不少早已成名的作家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新秀的作品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作品内涵丰厚，风格各异，均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为帮助读者加深理解，特约请微型小说评论家对各篇作品作了赏析点评。

目 录

滕 刚：	(1)
证人	(1)
石头	(2)
隐喻	(5)
世外新闻	(6)
正是故乡花开时	(8)
袁炳发：	(11)
身后来的人	(11)
阴影	(12)
感动	(14)
方式	(15)
乐爷	(17)
侯德云：	(19)
谁能让我忘记	(19)
花妖	(21)
村宝	(23)
我的大学	(25)
轻轻地爱你一生	(27)
刘黎莹：	(30)
神秘的陶罐	(30)
心灵的错位	(32)
美人如玉	(34)
秘密	(36)
城市里的草	(38)

矫友田:	(41)
远处有一座孤岛	(41)
诱惑	(43)
鳌叔	(45)
灵验	(47)
签	(49)
黄克庭:	(52)
转发快乐	(52)
梦幻时代	(54)
血色豆浆	(56)
“高级教师”	(57)
摸	(59)
贺 鹏:	(61)
寻找自己	(61)
该死的椅子	(62)
招聘父母	(64)
吃口	(66)
我心里明白着呢	(67)
叶大春:	(70)
劳模老莫	(70)
猫的故事	(72)
诺言	(73)
将军与剃头佬	(75)
羚羊角梳	(77)
蔡 楠:	(79)
出售哭声	(79)
千万别当小说读	(81)
关于年乡长之死的三种叙述	(83)
鲁米娜心里的几个关键词	(85)
蓝晶晶变成哑巴的过程	(87)

魏金树：	(90)
狗的喜剧	(90)
谁偷了曹操同学的手机	(91)
你不该找一个丑男人	(94)
且说当官好可怜	(96)
拔牙	(98)
杨小凡：	(101)
神针李	(101)
沈娘	(102)
吴状元	(103)
独臂先生	(105)
紫金先生	(106)
汝荣兴：	(108)
送花姑娘的情人节	(108)
一年四季的爱情	(109)
杨吉金的哲学	(111)
一只乱搞男女关系的猫	(112)
尘缘	(114)
李永康：	(116)
红樱桃	(116)
两棵树	(118)
生活	(119)
路	(121)
二十年之约	(123)
徐慧芬：	(126)
把我的礼物送给他	(126)
你在天堂会开心	(128)
取暖	(129)
谢谢你教我	(131)
传奇	(133)

马新亭：	(135)
面具人	(135)
傻孩子	(137)
绝望	(139)
河里的鱼	(141)
一条狗的征婚启事	(143)
韩可胜：	(145)
植树	(145)
在欧洲吃饭埋单	(146)
短信三故事	(147)
遭遇狼群	(149)
消灭狼群	(151)
林如求：	(153)
县长的代表	(153)
堤防	(155)
必读的书	(156)
芳邻	(158)
黑脸姨	(160)
闵凡利：	(162)
宋朝的爱情	(162)
莲花的绽放	(164)
求悟的居士	(167)
一直向东走	(169)
李局长敲不开家的门	(172)
刘卫平：	(175)
成仙	(175)
被雨淋湿的歌声	(177)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180)
你肩上有条毛毛虫	(182)
射杀一头鹿	(184)

曹多勇：	(187)
菊赋	(187)
山魂	(188)
住对面楼上的漂亮女人	(190)
看车棚的女人	(192)
墨手	(193)
秦德龙：	(195)
有一个创意	(195)
谁是真英雄	(197)
左脚寻找右脚	(198)
我也接到了短信息	(200)
寻找一个敌人	(201)
司玉笙：	(204)
中国算盘	(204)
天堂风琴	(206)
怪衣	(207)
惊墓	(209)
上帝的靴子	(211)
李 全：	(213)
秋雨下个不停	(213)
鸡笼	(215)
关于丈夫养二奶的回信	(216)
今天我结婚	(218)
老水和他的三个女人	(220)
薛建康：	(223)
晚归	(223)
关于廉政的报道	(224)
鞋匠	(226)
窗台	(227)
挂表	(229)

滕刚（五篇）

滕刚，1962年出生。已出版微型小说集《预感》、《克尔萨斯的下半夜》、《个人履历表》，其作品行文冷峻客观，内蕴深隐，意义多维发散。现居江苏扬州，为自由撰稿人。

证人

那天下午，布兰克路过法庭，看见一堆人正往里挤，上前一问，才知道马上有公审。布兰克也挤了进去，在后排的一个旁听席坐下。

被告跟布兰克一样，穿着西装，但没有打领带。被告被指控杀了人。控方的证据是被告具备作案时间，被告辩护的理由是案发当天下午他一直在家。但是，在近两个小时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中，被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家，不在案发现场，结果被法官判了死刑，这让布兰克大惊失色，他连忙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那位先生说：“我叫弗兰德。”布兰克说：“我叫布兰克。我想，你能证明我今天下午一直在法庭。”弗兰德先生说：“对不起，我只能证明你现在在法庭，至于你跟我说话前，你是否在法庭，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了：“整个下午我都跟你坐在一起，我一步都没离开这个座位，你怎么不能证明呢？”刚刚走下审判台的法官看见他们俩在纠缠，走了过来。布兰克说：“我确确实实整个下午都在法庭，我一直坐在他旁边。”法官说：“你自己说了没用，你得有证人，有人证明你今天下午都在法庭吗？”布兰克望着弗兰德，弗兰德摇摇头。法官说：“幸好还没有人指控你！”布兰克惊出一身大汗。

布兰克出了法庭，挤上公共汽车。布兰克拿着售票员撕给他的票问：“你这票能够证明我今天下午五点左右在你们车上吗？”售票员说：“我们的票只能证明你乘过我们的车，不能证明你在什么时间乘的车。我们是公共汽车。”布兰克小心翼翼地把车票放进内衣口袋。临下车前，他问售票员：“请问小姐芳名？”售票员说：“我叫玛丽娜。”布兰克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下了公共汽车，布兰克走进一家面包店。他要了一盘沙拉，一块面包。他跟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说：“我们这样的小店没有发票。”布兰克说：“刚才那个被告说他案发那天下午三点曾下楼到面包店吃过点心。那家面包店不肯证明，他又拿不出发票之类的证据，结果被判了死刑。”服务员给他写了张条子，证明他某日某时某刻在他们店用过餐。布兰克

临走前指着自己的额头说：“我叫布兰克。记住，我这儿有个刀疤。”

布兰克刚到家门口，就敲响了邻居的门。他对邻居说：“你看见了，我现在进门了，你能证明我到了家，我在家里。”布兰克关上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一惊，拉开门，敲开邻居的门说：“你看到了，我在家里。”邻居说：“我只能证明你两次敲门的时候你在家，至于其他时间你是否在家，请谅解，我不能证明。”布兰克急得在屋里乱转。他看见了床头柜上的电话机。他打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让你证明我在家，万一将来有人指控我，你可以为我证明。”朋友说：“从来电显示看，你是在家。但我只能证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家，至于不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在家，对不起，我不能证明。”就这样，布兰克不断敲邻居的门，不断打朋友的电话。夜深了，他不能再敲邻居的门，不能再打朋友的电话。他仰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到自己无法证明一个人在家睡觉，他恐惧极了。他下了楼，来到街对面的一个朋友家。他睡在朋友的身边说：“你能证明，我今晚是跟你睡在一起的。”朋友打起了呼噜，他却睡不着觉。想到法庭上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布兰克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他一直过着没有证人的生活，他甚至刻意追求这样孤独的生活。万一有人指控他，他真的会跟那个被告一样，因为没有证人而被判死刑的。他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那是不可以的，那太危险了，他决定明天找个证人，一起生活。

【赏析】滕刚近几年的创作有了不小的变化，大多作品意识都是超前的，反映的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和他们的“另类生存”，形成了作者自己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创作风格。在他的作品中，环境及人物也许是虚无的，但是真实的——艺术真实。其作品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知功能。此篇就是。

布兰克经过一次法庭旁听，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生成了。走出法庭，他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而是像一个身在法庭的人，一举一动都需要有证人，证明他干什么或没干什么。同时，他“发现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危险”。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他没有自由可言，更没有了自我。

这篇作品写出了一种“现代病”：那个环境下人人自畏的生存状态和心态。

(司玉笙)

石 头

张三来到病房时，母亲正在给父亲喂药。母亲转身对张三说：“你得请

假了。”

张三说：“嗯。”

母亲说：“你爸昨晚突然不能下床了，身边得有个男人，万一要下床什么的，我哪里弄得动。”

张三说：“嗯。”

张三走到父亲身边，对父亲说：“我请假。”

父亲笑，很不过意的样子。

张三刚在床边的椅上坐下，护士推着轮椅进来说：“7床，做B超。”张三见大家都望着他，才想起把父亲抱上轮椅是他的事。他走到床对面，用手托住父亲的背，把父亲扶得坐起来，把父亲的两条腿挂在床边，然后望着父亲，想着怎样把父亲从床上抱上轮椅。他知道以他的力气把父亲抱上轮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想请护士或母亲帮他，又不好意思开这样的口。他转身见大家都望着他，知道没有任何指望，便用左手托住父亲的背，右手托住父亲的腿，猛地把父亲抱得悬了空。他转身把父亲往轮椅上放时，双手坚持不住，突然松开，“咣当”，父亲滑坐在轮椅上。张三连说：“我没站好，我没站好。”父亲说：“不要紧，不要紧。”母亲说：“他今天不错了，他一袋米都拎不动。”

母亲正要推轮椅，护士指着张三说：“他去。”张三愣了一下，推着轮椅跟护士来到B超室。护士推开B超室的门，指着里面的那张床说：“把病人抱上去。”张三一惊，想不到又要抱父亲。他想去叫母亲，又觉得不妥。他想不出其他办法，硬着头皮把父亲推进B超室，左手抱住父亲的背，右手抱住父亲的腿，抱了几次才勉强抱起来。他本想把父亲慢慢放上床的，但是他的双手怎么也抱不住，“扑通”，父亲仰倒在床上。坐在电脑前的女医生惊讶道：“你干什么？”父亲说：“他没劲，他没劲。”

张三坐在B超室门口的椅子上，想到等会儿还要把父亲从床上搬上轮椅，不知如何是好。他恨自己平时没有锻炼身体，早知道要抱父亲，他一定会锻炼身体的。如果因为自己没劲，把父亲弄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对得起父亲。他正在发呆，护士说：“好了。”他一惊，赶紧把轮椅推进B超室，双手抱住父亲。父亲双手勾住张三的颈部，拼命把身体往上提。他知道父亲在配合他，知道父亲在减轻他的压力，他鼻子一阵发酸，咬紧牙齿，发动全身力气把父亲抱了起来。他转身把父亲往轮椅上放时，腿一软，和父亲一起栽倒在地上。他赶紧喊道：“爸爸。”父亲说：“不要紧，不要紧。”护士说：“你这人怎么回事。”父亲说：“不要紧，不要紧，他没劲。”护士帮他把父亲扶上了轮椅。

张三推着轮椅来到病房，正要抱父亲，父亲对母亲说：“你帮帮孩子，他一个人搬不动。”母亲说：“一个大男人，人都抱不动。”张三叉住父亲的双臂，母亲抱住父亲的双腿，把父亲抬上了床。张三走到床头，仔细打量父亲的头部，看看父亲有没有受伤。父亲笑，很不过意的样子。

张三坐了一会儿，走出病房，来到护士办公室，问刚才那个护士：“请问小

姐，我爸还要做哪些检查？”

护士说：“多啊，CT，磁共振，多普勒，同位素扫描。”

张三说：“你们可以到病房去做，我们可以多给钱。”

护士说：“你见过谁到病房做CT的？”

张三说：“你们这里有男护士吗？”

护士说：“你什么意思？”

张三说：“没什么意思，我问问。”

张三坐在走廊中央的长椅上不知所措。他知道还要抱父亲，他知道再抱父亲肯定要出事。但他又想不出其他办法。家里除了父亲，就他一个男人。他想请朋友过来帮他，又觉得不妥。他拿起手机给在健身房上班的老七打电话：“老七，怎样在短时间内让自己有力气？”

老七说：“那要看你干什么？”

他说：“抱人。”

老七说：“抱人？抱什么人？”

他说：“抱我父亲，我父亲在医院生病，我必须抱他。”

老七说：“举重。”

张三说：“举重？现在到哪里去举重？”张三正欲去病房，母亲从病房出来对他说：“你爸睡着了，你回去拿点钱来，明天手术，我怕钱不够用。”张三下楼打了个的，直奔家里。张三刚到家门口，手机响了，母亲说：“你快过来，你爸不行了。”张三大惊，立刻打的回到医院。张三在楼梯上就听见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他走进病房看见父亲身上已经罩上了白色床单。他奔到医院办公室，问正在洗手的陆医生：“我父亲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陆医生说：“是心脏病猝死。”张三说：“我今天几次抱他，都没抱好，最后一次还让他跌了跟头，会不会跟这个有关？”陆医生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办完丧事，张三就决定赶紧锻炼身体。他一刻都不能等了。他还有母亲，有祖母，有岳父岳母，他们随时都可能住院，随时都需要他去抱他们。但他走遍城里的体育用品商店，都没有找到理想的锻炼器材。头七这天早晨，张三看见几个民工在门前的小山下抬石头，眼前一亮，跑到山下，抱起一块石头往山上跑去。

【赏析】荒诞是作者在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而有的在似与不似之间。真实的荒诞可以说是这篇作品的底蕴。

作者看似写的是张三为了抱动病人，而寻找可供自己锻炼身体的器材，实际上是表明生活的艰难和沉重。这种种艰难和沉重使他在医院救护亲人时体味得十分深刻，于是，他就需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有力气”。为了长力气，他很认真地咨询了他的好友，显得很滑稽可笑。更为滑稽的是，他的力气还没有长，父亲就撒手归西了。这使他感到愧疚和自责，下定决心“赶紧锻炼

身体”，因为还有很多人需要他抱。但他找遍全城也没有找到“理想的锻炼器材”，只有回去一块石头充当——石头也是很沉重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厚味十足。

(司玉笙)

隐 喻

1875年6月的一天傍晚，一个专门收购遗言的商贩出现在长江平原南部的一个小城。他挑选护城河边的一个小客栈住下。当天午夜，他在小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十几张广告。广告这样写道：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黄金有价，遗言无价。一个人的临终遗言是他留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本人专门收购遗言，每份遗言10块大洋。欢迎出售遗言，本人服务上门。联系地址：新北门客栈西厢。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小城，在平静的小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首先要核实这一消息的真假。因为这个消息听起来不可思议，居然有人专门收购遗言，而且出这么高的价钱，比废铜烂铁贵100倍。但是去过新门客栈的人都证实这不是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头上扎着红头布的商贩不仅告诉前来打听的人确有其事，而且告诉人们他这一行当的规矩。不是所有的遗言都可以收购的，必须是即将死亡的人向他口授的遗言，他才收购，他才会出这么高的价钱。商贩还向好奇的人们演示了他手中的拨浪鼓。那是一个神秘的装置。把写有遗言的纸从它侧面的缝隙插进去，旋转几下，就卷进去了，再也打不开。商贩说，没人能打开。但是，善良的市民们在证实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后，很快发现这个事情有许多可疑之处，甚至是个骗局。首先是为什么收购遗言？对此，商贩的解释和他在广告上说的一样，他一再强调，人间没有什么比遗言更值钱的了。他会反问你，你能说出什么东西比遗言值钱吗？更让人们可疑的是，他出这么高的价钱买遗言，这些遗言他做什么用？作为一个商人，他如何赚钱？他把遗言卖给谁？谁会出更高的价钱买遗言？对这个问题商贩讳莫如深，从不正面回答。不过，他说，不是你们给我钱，是我给钱给你们，我骗你们什么呢？

尽管人们对商贩议论纷纷、将信将疑，但有一点人们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没有人会出售遗言给他，没有人会为了10块大洋出售遗言给他。何况，一个人的遗言，或多或少会涉及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人们怎么会把秘密或隐私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商贩呢？

家住城门口的钟表匠，是商贩来小城后第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钟表匠当初也和市民们一样，觉得商贩十分可笑十分可疑，坚信不会有人出售遗言给他。

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恳求家人把商贩请来，他要出售遗言。家人坚决反对。钟表匠流着泪说，我临死前就这一个要求，请你们满足吧。家人只好把商贩请来。商贩在膝盖上铺一块红布，用纸记下钟表匠的遗言，看着钟表匠吞下最后一口气，把遗言卷进拨浪鼓，丢下10块大洋，扬长而去。

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以后小城的人临死前都会把商贩叫过去口授遗言，这已经成了小城人死亡之前不可缺少的仪式。商贩就这样，在小城站住了脚，生意越来越红火。人们永远困惑不解的是，商贩收购这些遗言干什么？他如何赚钱？为什么那些临终的人都会把商贩叫去把遗言卖给他？

1878年7月的一天傍晚，商贩赶着马车离开了小城。商贩一边摇着拨浪鼓一边喊道：“收购遗言啰，10块大洋一份！”小城的人目送商贩，看着商贩手里那个装有遗言的拨浪鼓，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晃悠晃悠的。

【赏析】这篇作品取材很鲜，角度很刁，隐喻颇深。

作者像一个野史记录者，详尽地记录了这一段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代得十分清楚。一个商贩到一个小城收购遗言，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好奇和种种猜疑。世上哪有这等事？谁会把自己的遗言和个人秘密出售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商贩收购遗言干什么用？可自从钟表匠开了个头之后，临终的人都会出售遗言，而且把它当成了“仪式”——这是一层隐喻。隐喻二——就是那个拨浪鼓。拨浪鼓是做什么的，那是用来代替嘴巴吆喝的，是招徕顾客的响器，而商贩却用它作为存放人家遗言的“保险箱”。隐喻三——三年后，当那个商贩摇着拨浪鼓离开小城时，人们看着那个神秘的道具，“心里晃悠晃悠的”。整个作品有一种神秘感，荒诞色彩很浓，读来意味深长。

(司玉笙)

世外新闻

精神病医生布兰迪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精神病定义，竟然让克尔萨斯人从此都成了幸福的人。

早在16世纪40年代，克尔萨斯就出现了人们暂时称之为精神病的病人，但是直到17世纪60年代，精神病人如雨后春笋，克尔萨斯已经拥有三家精神病院，关于什么是精神病，克尔萨斯医学界尚未有明确的界定。由于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医生们都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诊断，有些病人在甲医生那里是精神病人，在乙医生那里却不是精神病人。一些精神病人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更多的非精神病人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就使克尔萨斯的精

精神病领域显得混乱不堪。只有尽快给精神病一个明确的界定，才能结束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克尔萨斯医院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精神病医生布兰迪，请他尽快为精神病起草一个定义，提交医学会专家委员会讨论。

作为克尔萨斯第一个开设精神病专科门诊的医生，布兰迪医治的精神病人成百上千，但是真正要他给精神病下个定义，他却感到十分为难。和克尔萨斯的所有精神病医生一样，布兰迪也曾企图给精神病下个定义，结果都放弃了。因为精神病是个新生事物，它不像其他疾病那样具有明显的症状和客观的指标。但是他又不能辜负医学会对他的信任。布兰迪知道给某一事物下定义，就是要找到这一事物的共同特征。给精神病下定义，也就是要找到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共同特征，而恰恰精神病患者们的共同特征难以把握。布兰迪思考了整整一个冬天，发现精神病人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生活是痛苦的，或者说他们认为生活是痛苦的他们的精神才有了病。一个快乐的人精神是不可能出问题的，精神病归根结底问题出在精神上。据此，布兰迪给精神病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精神病就是那些认为生活是痛苦的从而使精神出现异常的病人。布兰迪知道这一定义有些牵强，但是作为一个先驱者，作为第一个给精神病下定义的人，他实在拿不出比这个定义更准确的定义。

医学会把布兰迪的精神病定义提交专家们审议和讨论，专家们都认为这个定义牵强，甚至有点荒诞，但是大家又想不出比这个定义更好的定义，而尽快给临床一个统一的标准又迫在眉睫，有定义总比没定义好，最后大家勉强通过了这一定义。医学会主席杰弗兰在总结时说：“科学家们当初认为地球是圆的，后来才知道地球是椭圆的，我们不能苛求这一定义一开始就至善至美，我们可以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根据布兰迪的精神病定义，凡是认为生活痛苦的人都被确诊为精神病人，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精神病院一样，对付精神病，或者说为了让精神病人早日康复，除了强迫他们服用大量镇静剂等红红绿绿的药片外，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靠关禁闭和严刑拷打，电棒是治疗精神病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你真的没什么道理可讲。精神病当然受不了精神病院的生活，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因为自己认为生活是痛苦的，就被当成了精神病人送进了精神病院。但是既然精神病定义这么说的，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唯一要做的是尽快出院，而要出院，他们惟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以前的错误想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只要你认为生活是幸福的，并且真的看上去幸福了，他们就让你出院了。出了院的人害怕重新回到精神病院，他们即使在生活中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会承认生活是痛苦的，他们时时刻刻把自己扮成一个快乐的人。那些没有进过精神病院的人听说了精神病院里的情况，都怕进去，都怕自己被当成精神病人，所以他们都不敢说生活是痛苦的，怕别人误解，那些出了院的人和那些从没有进过精神病院的人，只要在有人看见的地方，他们都在脸上摆出甜蜜的微

正是故乡花开时

一听是乡下电话，就知道一定跟农药有关。二叔说堂弟又喝农药了，但没死，二叔要我劝堂弟以后不要喝农药了，那东西伤身体。二叔说只有你的话，他听得进去。

省城离老家将近一百公里路。我乘的是下午两点的汽车。二叔吩咐的任务我应该努力完成，何况，堂弟喝农药，作为大堂兄，我也该出个场。

当你闻到农药味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离开都市，到达广阔的农村，并且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了。我拉开窗帘，看见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成群飞行的麻雀。在与公路平行的田埂上可以看到拖拉机、水牛、锄头喷雾器、农药瓶。在农

笑。一个脸上整天挂着甜蜜笑容的人当然不会是精神病人。没过多久，精神病院的病人纷纷出了院，也没有人因为精神病而送进精神病院。克尔萨斯没有了精神病人，克尔萨斯人都成了幸福的人。这样的结局是克尔萨斯医学会和布兰迪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定义，会让所有人都成了幸福的人呢？其实，你仔细想想也不足为奇。生活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你认为它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认为它是痛苦的它就是痛苦的，关键看你怎么认为。

我们是在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踏上这个位于地中海西岸的美丽的城市的。我们发现克尔萨斯处处充满欢声笑语，人人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你问任何一个人：“你的生活怎么样？”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

【赏析】一个定义就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幸福，这是作者又用荒诞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布兰迪医生用他发明的定义和他的逻辑来判定和治疗那些所谓的精神病人。他的定义和逻辑很荒谬也很荒唐，这不禁使人想起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就是这个荒谬也很荒唐的定义竟然能在权威的医学会上“勉强通过”。根据这个定义，“精神病就是那些认为生活是痛苦的从而使精神出现异常的病人”。于是，克尔萨斯人为了不让别人认为或确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如果那样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而失去自由——都将自己真实的思想、情绪和痛苦掩盖起来，“都在脸上摆出甜蜜的微笑”——这不是精神专制下的生存状态么？没有真实，微笑只是个面纱——没有痛苦哪有思想；没有痛苦，幸福从而而言？这个玩笑很沉重，读后有一种替他们感到悲哀的感觉。 （司玉笙）